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一百九十二

旌德 宋十一之五 忠節

鄭俠 馬伸 何兌

陳東 歐陽澈 高登 徐揆

洪皓 呂祖儉 弟祖泰 楊宏中 子端 朝道 徐鉞 華岳

鄧若水 潘玠 徐應鑣 謝枋得 妻李氏 伯綬明

鄭俠字介夫福清人隨父官江寧王安石知其名邀與相見敬稱獎之進士高第調光州司法參軍安石在政府光有疑獄讞奏悉如其請俠感安石知己秩滿入都時初行試法之令中式者趨京官安石欲使以是進辭曰法令未嘗習又問新法及用兵數事對曰在區區心不能無芥蒂遂不悅而退不復往見但

數以書言法之爲民害者安石使其子雋語以置修經局欲辟
爲檢討更命其客黎東美諭意俠辭曰讀書幾何不足以辱所
以來者求執經門下耳而相君發言持論輒先官爵所以待士
者亦淺矣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取其所獻利民便物之事施行
一二使進而無愧不亦善乎時市易法出公私咸以爲苦雖負
水捨髮擔粥提茶之屬非納錢不得販鬻稅務索市利錢其末
或重於本商人至以死爭如是者不一俠因東美陳列其事小
夫神販各得免征商人重者十損其七他皆無所易久之除監
安上門是時自熙寧六年七月不雨至明年三月人無生意東
北流民扶携塞道近城民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
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俠知安石不可諫悉給所見爲圖奏
疏詣閤門不納乃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其畧云去年大蝗秋

冬亢旱麥苗焦枯五種不入羣情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草木魚鱉亦莫生遂災患之來莫之或禦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取有司措克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冀下名和氣上應天心延萬姓垂死之命今臺諫克位左右輔弼又皆貪狠近利使夫抱道懷誠之士皆不欲與之言陛下以爵祿名器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人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竊聞南北征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圖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旣淒鬻子斬桑壞舍流離逃散遑遑不給之狀上聞者臣謹以逐日所見繪爲一圖但經一覽已可涕泣而况有甚於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卽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神宗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是夕寢不能寐翼日下詔責躬求言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倉具

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惟呼相賀越三日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示以所進圖外間始知所行之由安石忿怒上章求去羣姦切齒以付御史治其捫發馬遞之罪又疏論呂惠卿語備載忠卿奏俠謫嗾御史張璪併劾馮京爲黨俠綱管江州行至太史逮還赴對獄成議致之死帝謂俠所言皆非爲身且忠誠可嘉豈宜深罪徙之英州旣至僦僧屋居之人無貧富貴賤皆加禮敬爭遣子弟從學爲築室遷居之元祐初遇赦始得歸蘇軾孫覺薦爲泉州教授元符七年再竄徽宗復赦之仍還故官又爲蔡京所奪自是不復出布衣糲食屏處田野一言一語未嘗忘君宣和元年卒年七十九里人揭其闕爲鄭公坊州縣皆祀之於學紹熙初詔贈朝奉郎官其孫嘉正山陰尉

馬伸字時中東平人登進士每調官未嘗擇便利任郟縣丞委受成都租前時率以賄敗伸嚴絕宿弊輸者爭先常平使者孫俟薦于朝註西京法曹因張繹求見程頤時學禁方興頤固辭伸十反愈恭毅然對曰使伸朝間道夕死何憾奮欲休官受業自是公暇日一造請得受中庸以歸孫俾薦其卓行擢監察御史靖康難作金人以兵脅百官推戴張邦昌衆皆唯唯伸曰吾職諫諍寧忍坐視與御史吳給約爲議狀同院無芹署名伸獨持以往銀臺司辭以不稱臣難受伸投袂叱曰吾不愛一死正爲此爾卽繳申尚書省畧言相公服事累朝爲宋輔臣比不幸迫於強敵使當僞號於此之時豈以義爲可犯君爲可忘宗社神靈爲可昧耶所以忍死而聽之者其心必曰與其虛遜於人而實亡趙氏之宗孰若虛受於已而實存以歸之耳此所以忠

臣義士未卽就死。闔城民庶未卽生變。以待相公之建立。今金人北還。義當憂懼。矧上有太后。外有康王。誠宜掃清宮闕。稟命太后。卽發信使。共迎康王而立之。其赦書恩澤等事。俟王御極。然後施行。相公易服退處。伏闕俟命。庶能察其忠實存國義。非苟生必且棄過而錄功矣。不則九廟在天。萬無成理。伸必不能爲宋朝叛臣。請先伏死都市。以明此心。邦昌得書氣沮。明日議迎孟后。垂簾。追還僞赦。遣使往迎康王。時王及之等請籍龍德宮寶貨。斥賣靈沼魚藕。以資官用。仲復引義固爭。言古者人臣去國尚俟三年。然後收其田里。今二聖猶未出境。天下之人方且悉力追挽。忍一朝罷毀府藏。燕遊之處乎。乃止。高宗立。仲自劾。城陷不能救主。遷不能死。請就竄削。上知其忠。擢殿中侍御史。撫諭荆湖廣南所過州縣。察官吏賢否。與民利疚。以聞。因奏

孫覲受金女樂草表媚之極其濫美與謝克家皆負國之賊先
附王時雍王及之耿南仲結為死黨助成邪謀有不主和者執
送金人又枚舉黃潛善汪伯彥罪惡一違慢詔令陛下先下還
都之詔至今鑿與未能順動二黜陟不公凡斥三舍人取諸羣
小沈晦孫覲黃哲以掌誥命三壅塞言路逐吳給張閻邵成章
四毀法自恣違舊制擬臺諫多取親舊以為己助五妨害能
忌張惇宗澤許景衡公忠有才沮抑至死六以過歸君或責以
乘時有為謂陛下制之問陳東之死則曰不知蓋謂事由陛下
也七疆狼自專陛下以呂源狂橫逐去不數月由郡守升發運
八務收軍情行在御營司外別置親兵一千請給居處優於衆
兵且廣市私恩多復祠官之闕同惡相濟力庇王安中之罪據
其所為誠辜倚任陛下隱忍不肯斥逐中原遺民固已絕望二

聖還期在何時邪疏入留中明日改衛尉少卿辭不拜移疾待命二相恚甚必欲殺之責以言事不實降監濮州酒稅濮逼近敵境伸怡然以往在道而死天下識與不識皆寃之明年廣陵陷伸言皆驗黃汪始以誤國竄陞臺臣論奏朝廷未知伸亡復以原職名尋加直龍圖閣紹興初胡安國言其所條罪狀凡舉一事必立一證皆衆所知見不敢以無爲有以是爲非乞重加追獎錄其子孫五年正月辛酉詔贈諫議大夫伸天資純確問學淵源勇於爲義而所韞深厚每日晨興必整衣端坐讀中庸一遍後出蒞事嘗曰吾志在行道若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奪而道不可行也又曰今日何日溝壑乃吾死所卒不免焉 有昭武人何允受學於伸紹興中爲辰州通判適秦檜自陳存趙之功謂他人莫預兌徑取所轄

事狀達尚書省。檜大怒。下之詔獄。削官。遠竄真陽。檜死。始復其官。放還。尋卒。

陳東字少陽。丹陽人。蚤有雋聲。儼負氣。不成戚於貧賤。貢入太學。率諸生伏闕上書。極陳六賊罪戾。言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西北。朱勔結怨東南。王黼童貫結怨於遠。金社稷危亡。生民塗炭。皆六賊所致。誠宜傳首以謝天下。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挾上皇東行。東復上書請追還貫。明正典刑。別選忠信之人。往侍左右。時師成尚留禁中。併發其前後姦謀。乃被謫死。會朝廷罷李綱。割三鎮東。率諸生高登等伏宣德門上書。稱在朝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綱是也。其庸繆。諂惡忌賢。疾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自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悅之徒是也。陛下拔綱執政。中外相

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中等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然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何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乎？竊聞邦彥等盡勸陛下他幸。京城騷動，若非綱爲陛下力持，則宗廟社稷已爲丘墟。億萬生靈已爲魚肉。宜邦彥等嫉之如讐。今斥綱不用，則宗社存亡未可知也。邦彥等執議割地不顧朝廷根本，且不知其後能保金人不敗盟乎？乞陛下卽反前詔，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仲師道以關外之事。如不信，臣言請徧問諸國人，必皆曰綱可用，邦彥等可斥也。用舍之際可不審諸？軍民從者數萬，書問傳旨，慰諭衆莫肯去。至擿壞登聞鼓，喧呼震地，有中人出衆鬻而磔之。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遣撫諭乃稍引去。金人旣北京，尹王時雍欲盡致諸生於獄，人人惴恐。朝廷用楊時爲祭酒，復東職，遣聶山詣學撫。

諭然後定吳敏欲弭謗議奏補東官賜第除太學錄東又請誅蔡氏且力辭官以歸前後書五上既歸復預鄉薦高宗卽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名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力請親征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宜歸京師勿幸金陵不報潛善方揭示綱請幸金陵之奏東官綱在中途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爲正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我能口伐金人強於百萬之師請質子女於朝言尤狂誕潛善遽以語激怒上言不亟誅將復鼓衆倡亂遂令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區處家事悉如平時投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於吾親食已具冠帶出別同邸與澈同斬於市年四十三澈字德明崇仁人年少美鬚翁善談世事尚氣大言慷慨不少屈憂國閔時出於天性靖康初應制條澈政陳安邊禦敵十策

復采朝廷闕失政令乖違可爲保邦裕後之方去蠹國殘民之賊者十事爲書置三巨軸徒步走行在上封事極詆用事大臣并官掖事帝謂不實遂乘間抵死時年三十七許翰在政府間潛善處分何人曰斬陳東歐陽澈耳翰驚失色因究其書何以不下政府曰書獨下潛善所故不得相視遂力求能爲二人著哀辭四明李猷贖瘞其尸識與不識皆流涕焉明日庾白事潛善陽責以何不關白微示愠色以明非出己意越三年高宗感悟並追贈承事郎東無子官有服親一人駕過鎮江遣守臣祭東墓賜緡錢五百紹興四年再加朝奉郎並秘閣修撰澈一子令州縣撫其家再官其後二人賜田十頃澈所著有飄然集六卷會稽胡衍刻之豐城范應鈐爲立祠學中

高登字彥先漳浦人少孤力學持身有法爲太學生金人至六

館諸生將遁去登謂君在不可乃與林邁等請隨駕又獨上書
欽宗言危亂禪位意必能興大利除大害故人人翹足以待惟
新之政柰何相吳敏張邦昌舉李邦彥朝廷政事一切未暇道
路之人無不飲恨是陛下大失天下之望臣恐人心自此離矣
金人退屏斥還鄉紹興二年廷對極意盡言無所顧避授富川
主簿憲使董斧聞其名檄獻六郡獄復命兼賀州學舍法時方
罷故學田歸馬司登請復其舊有囚殺人守以陰德欲行奏裁
登謂陰德豈可有心爲之若皆藉此以幸免則被死之冤何時
而銷遂止滿秩士民丐留會新興大饑帥連南夫檄發廩賑貸
全活萬計因奏辟終其任召赴都堂審察復上時議六篇秦檜
惡其譏已授靜江府古縣令其地卽秦父舊治實生檜于此帥
胡舜陟欲祠之登不可廣西帥沈晦問何以治縣登條十餘事

聯曰此古人之政今人詐疑不可行對曰忠信可行蠻貊患誠不至爾豪民秦琥武斷鄉曲持吏短長登白賔之法一郡快之俄以母病去舜陟創祠爲記遂誣登專殺秦琥罪逮捕詣獄適舜陟先以事下獄死事甫昭白廣漕鄭高趙不棄倅攝歸善令差考試策問舉閩浙水災所致之由郡守李仲文馳白檜復坐前事編管雍州使臣謝大作感其忠義爲泣下登安居授徒一不介意惟聞朝廷行事過失輒聲感不樂隨以慟哭臨卒遺言皆天下大計後二十年梁克家疏聞漳守何萬請復登迪功郎後五十年朱熹又請贈承務郎生平事母至孝舟行阻風方念無以奉晨膳忽有魚躍于前其學以慎獨爲本所著家論忠辨等篇有東溪集行世

徐揆者衢州人入太學試開封爲舉首未及大比而遭國難欽

宗詰企營不歸揆帥諸生叩南薰門以書抵幹離不粘罕請車
駕還闕二酋見書使以馬載揆至軍詰難不屈厲聲抗論遂爲
所殺建炎二年贈宣教郎官其後

洪皓字光弼番陽人少慷慨有奇節登進士力郤王黼朱勔之
婚任秀州司錄叅軍歲涉以拯荒自任發廩出糶恐民紛競別
以青白幟令嚴而惠徧人咸感之後秀軍叛過其門不敢犯建
炎三年高宗如金陵勸勿輕動恐敵乘虛侵軼宜先遣近臣經
營俟告辦移蹕未晚不從既而悔之由是知名方於父喪張浚
呂頤浩列薦墨衰入對極言天道好還春秋邠郢之役天其武
者警晉訓楚也帝悅遷五官至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爲金
國通問使龔璿副之未行與執政議國書不樂抑其遷官時李
成在泗州淮南路梗兼皓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過淮成方與

耿堅共圍楚州托以汴澗虹有紅巾不可往又屢以餽餉不繼
有引衆建康之語皓恐揚州漸蹇高郵薛慶相與迎衡何以待
之乃上疏乞優進李成官畀以京口綱運如晉明之待王敦頤
浩惡不先關白奏以託事稽留貶秩然尚未困出滁陽達壽春
由東京行至順昌羣盜李閻羅小張俊復梗穎上皓譬曉之皆
聽命遂至太原金遇使人禮薄留幾一年始底雲中粘罕迫仕
劉豫辭曰萬里銜命忍事異姓耶粘罕怒將殺之旁一校喏曰
忠臣也爲之跪請得流遞冷山乃陳玉悟室聚落穴居百家地
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霜居二年不給衣食盛夏猶毛布悟室
素桀傲聞皓有學令教其子一日問取蜀策皓不答悟室銳欲
南侵語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爾皓勸以
戢兵悟室或答或默又數爲言所以來本爲通好而艱苦若此

豈兩國待使臣之禮悟室忽發怒將殺之皓曰自分當死願投水以墜淵為名不失大國殺行人之義悟室義之而止因與議和好十事得偕如燕欲遣歸議之會兀朮殺悟室其事遂已復留雲中宇文虛中薦為翰林學士力辭密奏書五國城二帝始知高宗卽位紹興十年又因謀者趙德書機事萬言藏故絮中歸達于帝言順昌之役金人震懼盡徙珍寶婦女于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今再舉尚未可敵已兵勢不能久若和議未決不若乘勢進擊再造猶反掌爾以後梓官及太后歸皆先達音問皓欲乘間南歸請于參政韓昉遷遷真定或大名昉怒逼為東京副留守并留司判官俱不就又令校雲中試皓復以疾辭自建炎已酉同時十三人出使惟皓一人天下聞其忠義凡居燕十五年會金大赦得遣還始至見于內殿

求郡養母帝曰卿志不忘君忠貫日月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
朕去耶命入見慈寧宮太后因在北故曾相議命撤簾見之退
見秦檜語連日不止因述金人言張魏公置之散地可惜并問
景靈宮太廟土木以爲無意中原檜不憚語其子适曰尊公信
有忠節得上眷顧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鍾
大呂乃可竟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權直學士院金
人來取趙彬等三十人家屬詔歸之皓以彼方困於蒙兀姑示
強以嘗中國若遽從之將謂秦無人檜怒既又言室撓寄聲檜
怒益甚御史李文會乘機劾以不省母出知饒州中官白錡從
太后回素知其名嘗言洪尚書名聞天下何不見用諫官詹大
方論皓與錡爲刎頸交更相稱譽罷提舉太平觀母憂終喪李
勤謂其睥睨鈞衡責濠州團練副使安置英州居九年復官朝

奉郎徙袁州行至南雄而卒年六十八帝聞嗟悼復徵猷閣學士贈四官諡忠直爲人急於趣義當艱危中曾不少變初陞升遐北向泣血操文以祭其醴激烈同羈舊臣聞者無不揮淚后戚趙伯璘隸悟室戲下范鎮之孫祖平爲傭奴劉光世庶女爲人豢豕及他貴族流落者皓皆力救之博開強記向學不輟雖久困北中不堪其苦所著詩文爭鈔誦毀梓歸後金人每問今爲何官若何地其見敬禮如此有文集五十卷及帝王通異姓氏指南松漠紀聞金國文具錄等書

呂祖儉字子約從弟祖泰字泰然俱夷簡五世孫受業兄祖謙如諸生莖仕監明州倉會祖謙卒請終替喪更赴銓丞相周必大語尚書尤袤招之不往俟調衢州法曹而後見之潘時經畧廣東欲辟爲屬祖儉固辭尋以鄭僑張杓羅點諸葛廷瑞公舉

召除籍田令廷議何濟本生繼母喪祖儉貽以書曰禮曰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今周氏非所生父之妻乎議從制服除司農簿補外通判台州寧宗除太府丞韓侂胄嘗趙汝愚假正言李沐論罷之祖儉謂未至如言者所云侂胄怒曰寺丞乃預我事耶會又劾罷李祥楊簡祖儉乃上封事極言其非語備詳疏弘道錄上東轡待罪有旨呂祖儉朋比罔上安置韶州舍人鄧驛徽還御筆旨責祖儉意在無君其罪竄逐已爲寬典然上皆不知也一日樓鑰進讀元祐初呂公著所上十事言祖儉乃公著孫臣謂將十世宥之今投之嶺外有負聖朝恩禮上問祖儉所言何事侂胄怒將徙之新州或謂侂胄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必致于死則怨益重曷若少徙內地侂胄悟得改移吉州明年遇赦卒于高安詔許歸葬開禧三年贈朝奉

郎直秘閣官其一子所爲文號大愚集 祖泰寓常之宜興素

尚氣義論當世事無所忌諱恐累祖儉未敢有言嘉泰元年周
必大降官致仕祖泰憤之上書復論侂冑有無君之心冀以身
悟朝廷倘除禍亂願亟誅侂冑及師旦而罷逐自強之徒獨必
大可大用宜以代之其言明白顯著中外見者皆痛快有旨祖
泰挾私因上拘管連州其黨程松陳謙奏祖泰有當誅之罪縱
不殺亦當杖脊黥竄乃下府尹杖之百編配欽州半城收管御
史林采又言必有所主意在必大令府尹爲好語誘之曰誰教
汝言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分必死而受敬於人且與人
議乎尹曰汝病風喪心耶答曰吾觀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
病風喪心耳旣而道出潭州醴陵令錢文子私隨其行侂冑使
人縱迹乃匿之襄郢間侂冑誅後朝廷訪得所在詔雪其寃特

補上州文學授迪功郎監南嶽廟喪母無以葬至都謀於諸公
得寒疾索紙書曰吾與兄共攻權臣今權臣誅死不憾矣獨生
還無以報國且未能葬母爲可憾耳投筆而卒尹王柁爲具棺
斂歸葬焉

楊宏中字克甫福州人補國子生值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皆以
林趙汝愚被斥宏中奮然曰師儒能辨大臣之寃而諸生不能
留師儒之去於誼安乎衆莫敢應獨林仲麟徐範張衡張傅周
端朝五人願預其議上書畧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
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君子登庸杜絕邪枉要其處心在
於愛君憂國小人得志仇視正人必欲空其朋類然後可以肆
行而無忌於是人主孤立而社稷危矣黨錮亡漢朋黨亂唐國
朝熙寧紹聖尤甚至釀成靖康之變臣子所不忍言陛下所不

忍聞也。竊見近者諫臣李沐論前宰趙汝愚中外咨憤言者蒙蔽天聽反謂父老惟呼章穎力辨其非首遭斥逐。祥簡相繼抗論同日報罷。六館之士爲之扼腕涕泣。今沐自知公議不直邪正不並乃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欲盡去正人以便其私。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監豈堪復見于今日耶。陛下厲精圖政方將正三綱以維人心采羣議以定國是遠聽奸回槩疑善類。此臣等所未諭也。臣願精加宸慮特奮睿斷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明示好惡以謝天下。臣雖身存鼎鑊實所不辭。背奏天下號爲六君子侂胄大怒坐以出位之罪將竄之嶺南舍人鄧驥救之右丞相余端禮拜於榻前請至數十乃分投編管宏中得太平明年移福州聽讀嘉泰三年幸學特旨放叅開禧元年登進士教授南劍

州端禮子余燦爲守相得甚懼佞肖誅特遷一秩燦與汪遠趙
彥植薦授戶部架閣俄遷太學正八年夏旱復土封事指切無
隱改宣教郎武學博士以季試策士忤諫官應武會秋戊罷武
成王故事博士攝亞獻及是不命宏中宏中白之武乃劾其與
同列相競補外通判潭州以親老請祠差知武岡軍未受卒年
五十三 端朝字子靜傳字象夫嘉定三年端朝試禮部第一
遂同登進士終刑部侍郎兼侍講 術字用叟以父任補官有
子仲麟字景仲久居學校忠鯁有聞

徐範字藝父侯官人少孤刻苦授徒養母與兄同舉入太學未
嘗疾言遽色謫臨海十餘年登嘉定進士授清江尉辟江淮制
置司準備差遣屬邊事紛紜營砦子弟募隸軍籍者未及涇洶
洶相驚一夕乘燭名刺千餘人踴躍爭奮差主管戶部架閣改

太學錄入對言時平尚裁不急之務罷無用之官矧多事之秋所貴全萬民之命紆一時之急柰何坐視其無救而以虛文自蔽哉願懲既往之失廢無用之文一意養民以培國本出通判潭州湖湘旱振救多所裨益改知邵武軍尋召赴行在言功利不若道德刑罰不若恩厚雜伯不若純王異端不若儒術諛佞不若直諫便嬖不若正人奢侈不若省費盤遊不若節儉玩好不若宵衣旰食窮獸不若偃兵息民是非兩立明白易見機微之際大體所關治道不外是矣歷遷都官郎中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以朝奉大夫致仕卒贈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

華岳字子西素以輕財好俠爲武學生韓侂胄當國岳上書曰旬月以來都城士民彷徨四顧若將喪其室家諸軍妻子隱哭舍悲若將驅之水火閭閻籍籍欲語復噤駭於傳聞莫曉所謂

臣徐攷之見侍衛之兵日月潛發樞機之選星火交馳戎作之
役倍於平時郵傳之程兼於曠昔乃知陛下將有事於北征也
以今外患居吾腹心咽喉耳目又居吾股肱爪牙侂冑位居極
品專執權柄公取賄賂畜養無籍賣官鬻爵天下惟知有侂冑
不知有陛下蘇師旦牙儉名爵周筠市易將相程松納妾求知
魯誼貢子爲郡富宮栢駑克位其他庸瑣驟入政府諛佞致身
顯貴尚有老不知恥貪不知止私植黨與陰結門第至於諸李
之貪慝無謀夾夾諸郭之膏梁無用倪諸吳之恃寵專僭諸
彭之庸孱不肖黃甫斌魏文諒毛致通秦世輔之彫瘵軍心瘡
痍士氣以及陳孝慶夏典祖商榮田俊邁之徒皆以一卒之才
剗膏刻血包苴賄賂各得把麾專制饑寒之士感願食其肉萬
一付以大事彼之首領且不可保奚暇爲陛下計哉彼之所謂

外患實未足憂而此之外患蓋已周吾一身之間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所貴聽命于一人也今與奪之柄黜伐之權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侂冑是吾國有二也命又不出於侂冑而出於師且周筠是吾國有三也尚不止此復有吾億萬之仇敵比年軍惡格克而士卒自仇其將佐民惡侵漁而百姓自畔其守令今不務去吾腹心咽喉耳目股肱爪牙與夫億萬之仇敵顧乃外用其心欲空國之師竭民之力與遠人相從於血刃相持之地臣竊恨之臣又嘗推演兵書自乙丑至庚午六年之間皆不利於先舉萬一畔盟犯義撓我疆場至於事不獲已然後應之猶日鹿幾若或首事倡謀將帥庸愚軍民怨對馬政不講騎士不熟豪傑不出英雄不收傀儡不豐形便不固山砦不設堡壘不修天時人事未見其然臣願陛下先除前者之禍患然後公道

開明正人登用發令自行紀綱自正豪傑自歸英雄自附仗疆
自還中原自復天下自底於和平四海自躋於仁壽何俟乎兵
革哉事或未難以取信臣願以身屬廷尉待其軍行師出勞
還奏凱則梟臣之首風遞四方以爲欺君罔上之戒萬一干戈
相尋敗亡相繼強敵外攻姦臣內畔與臣所言若相符契然後
歸臣田里永爲不齒之民書奏侂冑大怒下大理貶建寧園土
中郡守傅伯成禮之伯成去李大異仍寘之獄侂冑誅復學登
第授殿前司官屬欲論史彌遠事覺誣以謀變杖死

鄧若水字平仲隆州井研人博通經史爲文章有氣骨讀書務
躬行恥爲空言嘗削木爲主大書自古以來忠臣孝子義夫節
婦之位歲時祀之登嘉定進士理宗卽位應詔上封首言行大
義然後可以弭大謗蓋指濟王事也

語備載
弘道錄

次言收大權然後

可以固大位。自古人君之大權鮮有不自廢立之際而盡失之。當其廢立之時，威動天下，既立則眇視人主，是故強臣挾恩以陵上，小人怙強以無君。久則內外相爲一體，爲上者喑然以聽其所爲，日朘月削，始有人臣所不忍言者，威權一去，人主雖欲固其位，保其身，有不可得。今彌遠所恃，宜繪薛極以爲肺腑，王愈以爲耳目，盛章、李知孝爲鷹犬，馮榘爲爪牙，凡欲行某事，害某人，則此數人者相與謀之，曷嘗有陛下之意行乎其間哉？臣以爲不除此數凶，非惟不足以弭謗，亦未可以必安其位。陛下何憚而不爲哉？末言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李全一流民耳，寓食於我兵，非加多地，非加廣勢力，非特盛也。賈涉爲帥，庸人耳，全不敢妄動者，名正而言順也。自陛下卽位，乃輒敢僭，疆何與彼，蓋有辭以動其衆也。必將曰：以先皇帝子而弑之，先皇帝

孫而戕之其辭直其勢壯是以沿淮數十萬之師不敢睨其鋒
今雖暫時無事安知不一日飛馳羽檄以濟王爲辭以討君側
爲名彌遠之徒死不足惜宗社生靈何辜焉假使其徒一旦就
誅則全無辭以用其衆矣奏上彌遠取筆橫抹之罷歸嘉熙間
名爲太學博士當對猶欲發冢斲棺取彌遠屍斬之以謝天下
丞相喬行簡奏出爲寧國通判若水自知不爲時所容到官數
月遂不復仕隱太湖之洞庭山賈似道在京湖聞其名倅參軍
事若水雅思其鄉乃起因西歸蜀卒于山中

潘昉字庭堅閩人端平二年應廷試對策陛下承休上帝貶德
匹夫何異爲人子孫身荷父母劬勞之賜乃指豪奴悍婢爲恩
私之地欲父母無怒不可得也陛下手足之愛生榮死哀反不
得並士庶人此猶一門之內骨肉之間未能親睦是以僮僕疾

視隣里生侮宜厚東海之恩裂淮南之土以致人和時對者數
百物語最直侍御史蔣峴諭以語言不順出通判潭州日食應
詔復言熙寧初元旦日食因著令各郡縣掩骼埋胔故濟王一
抔淺土未免有暴骸之辜請以王禮改葬又移書游似申言之
似心善其言方將收用而物卒

徐應鑣字巨翁江山人世爲衡之望族咸淳末試太學生痛宋
亡誓不肯入燕乃偕其二子琦崧一女元娘祭告于岳飛祠祭
畢入梯雲樓四周縱火自焚家僕亟撲火救之不死乃與其子
女怏怏出戶去翼日得其屍祠前井中皆僮立瞠目面如生諸
僕爲其棺斂殯之西湖金牛僧舍爽贈收葬至今春秋立祠祀

之餘備載
之弘道錄

謝枋得字君直弋陽人性好直言以忠義自任每與人論古今

治亂國家事必掀掀抵几跳躍自奮徐霖稱其如鸞鶴摩霄不可籠繫寶祐中對策以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列置乙科仰棄去明年復試中經義科除建寧教授未上宣撫吳潛倅爲幹辦公事降錢米令團結民兵以扞僞信趙葵亦給錢萬緡使募兵因說鄧傳二李諸大家得丁力萬餘守信州訖以退敵咸淳五年考試建康策問有元兵必至宋國必亡語忤置似道潛使陸景思希意上之坐以居鄉不法目破科降錢糧追兩官誦居興國軍尋赦歸德祐元年李文煥燔元兵東下鄂黃斬安慶九江屯兵建康起爲江西招諭使以兵逆呂師夔呂軍馳至射之矢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湖坪方坐敬樓見孝忠馬奔歸大驚果中流矢死師夔下安仁信州不守枋得乃棄妻子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寓逆旅中已而賣卜建

陽市有來問者，惟取米糶，委以錢率，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與子弟論學事。變已定，寓居閩中，薦名不起。至元二十四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名之，執手勉勞。枋得謝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應詔。丞相義之不強，明年福建行省參政管如得將旨，如江南求人材，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辭之。」語備載郭少師從瀛國公入燕，歸與枋得道，時事曰：「大元本無意江南，遣使頓兵，令毋深入，待還歲幣，卽議和，無枉害生靈也。」張宴然上書乞歛兵，從和上卽可之。兵交二年，無一介行李之使，乃挈數百年宗社而降，因相與痛哭。參政魏天祐見時方需材，欲薦以爲功，使其友趙孟迎來，言枋得罵曰：「天祐位閩，無毫髮推廣德意，反起銀冶，病民，願以我輩飾好耶？」及見天祐傲岸，不爲禮，與之言坐而不對。天祐怒。

強之而北卽口惟食菜果明年四月至京遂得病遷憫忠寺見
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竟不食而死
妻李氏安仁人事舅姑奉祭待賓皆有禮就俘後徙建康明日
當没入撫其二子凄然而泣或語以今雖没入將不失爲官人
妻何泣也李歎曰是何言與顧姑桂氏已老弗得終養囑其子
曰若幸生還善事之是夕就獄中解裙帶自經桂氏亦賢達自
枋得遭播婦與孫幽囚處之泰然無一怨語人間之曰義所當
然時科一門賢孝伯父徽明以特奏恩爲當陽尉攝縣事遇
天基節上壽元兵掩至徽明出戰死二子趨抱父屍亦死

弘簡錄卷一百九十三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旌德 宋十一之六 辛義

顏衍 易延慶 徐承珪 李虛已 父寅

姚宗明

陳兢 從弟 洪文樞

胡仲堯 弟仲容

郭琮 舉贊 顧悅

李玘 侯義 王樵

張觀 彭乘

周堯卿

張浚 李載 徐積 徐中行 子庭筠 陳烈

孫倅 杜誼 朱壽昌 趙善應

毛洵 李偉

郝鉞 孔攸 鄭綺 唐伯虎

歐陽守道

劉廷式 劉愚 妻徐氏 侯可 王回 巢谷

顏衍字祖德交國四十五世孫少苦學治左氏春秋梁龍德中

擢第授北海簿以治行聞調臨濟令焚滌祠針姑廟後唐天成中爲鄒平令符習鎮天平表爲觀察推官長興初召拜太常博士天性至孝求東歸養親未幾房知溫復辟青州幕府知溫儉復厚歛多不法衍每極言之不避其患晉祖入洛知溫偃蹇不赴衍勸其入貢又勸諸子以家財十萬助軍晉祖嘉之授知溫子彥儒沂州刺史拜衍殿中侍御史俄遷都官員外郎充東都留守判官改河陽三城節度副使檢校左庶子知州事居半歲得家問父患風痺棄官歸侍不復有仕進意歲餘父不能起親抱矢溺未嘗少倦召爲工部郎中樞密直學士至闕固辭放還家遂其私養踰年授青州行營司馬父憂哀毀瘠甚復召爲駕部郎中鹽鐵判官又以母老懇辭開運末授左諫議大夫權判河南府拜御史中丞喪亂之後朝綱不振衍執憲頗有風采嘗

言纔除御史旋授外藩州郡無參謁之儀出入失風憲之體漸
恐四方得以輕易百辟無所準繩請自今藩鎮幕僚勿以臺官
差除復抗表求侍養改戶部侍郎堅乞罷免詔書褒許卽與其
母東歸漢乾祐末丁憂服除詔郟州高行周準遣赴闕辭以足
疾不至周廣順初起爲尚書左丞充端明殿學士宋祖征兗州
遣往曲阜祀文宣王廟遂權知州事又權知開封顯德初授工
部尚書致仕還鄉臺開縉紳祖餞都門外冠蓋相望時人榮之
建隆三年春卒年七十四生平守章句無文藻特以諒直孝悌
爲時所推

易延慶字餘慶筠州上高人南唐雄州刺史贊子幼聰慧涉獵
經史尤長於聲律以蔭爲奉禮郎歸朝贊轉刺道州授延慶大
名兵曹參軍至大理評事知臨淮縣乾德末父卒居喪推毀成

於墓側手植松柏數百本旦出守墓夕歸侍母紫芝生於墓之西北數年又生玉芝十八莖州司表其事懇辭或蓄其芝來京師朝士多爲詩賦稱其孝感服闋以母老稱疾不就官母卒復廬墓側因母平生嗜栗樹栗于墓二樹連理蘓易簡朱台符爲贊美之後數年始出爲大理寺丞知端州卒子綸祥符元年進士及第

徐承珪掖人爲贊皇令幼失父母兄弟三人與其族三十餘口同居藜藿同甘衣服相讓歷四十年不改所居木連理瓜瓠異蔓同實又頗詡吉州永新人真卿後也真卿先讓廬陵因家焉詡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一門千指家法嚴肅男女異序衣食均給陋架無擅主厨候不異爨居數十年終日怡愉家人不見其喜愠年七十餘卒知州以聞乾德元年詔旌其門

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焉

李虛已字公愛五世祖盈自光州徙王潮徙閩遂家建安父寬有清節仕南唐至諸司使入宋除殿前承旨復登進士授衢州司理叅軍時母尚在江南遣其子迎歸母老家貧年未六十棄官請老不仕虛已亦登進士歷沈丘尉知固城縣改大理評事遷殿中丞提舉淮南茶場擢知榮遂二州太宗手書公勤潔已以賜獻詩陳謝帝悅賜五品服及其祖母錢五十萬時謂爲孝所致南郊恩虛已請罷妻封以授祖母詔悉封之人以爲榮遷屯田員外郎求便養親通判洪州父春秋已高母尚無恙乃雙舉迎侍至豫章寬樂其山水可以終身遂於州之東湖築第以居虛已歷侍御史提點荆湖刑獄徙淮南運副至兵部郎中龍圖閣待制判大理寺真宗稱其儒雅循謹特遷右諫議大夫出

知河中召權御史中丞以疾辭進給事中知洪州遷工部侍郎徙池州分司南京卒年六十九生平喜爲詩數與同年曾致堯及其婿晏殊唱和有雅正集十卷弟虛舟仕餘于令虛舟子寬爲金部郎中定爲司農少卿有能名

姚宗明河中永樂人其先世當唐貞元中調卒戍邊還祖栖雲父兄弟相讓以兄尚乏嗣未可往弟幸有子請代兄行遂戰沒時栖雲方三歲母再嫁養於伯母旣長事如其母亡而葬之又痛其父非命亦招魂以蓋廬於墓次終身哀慕不喪河中尹渾瑊上其事詔加優賜旌表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敬愛栖雲生岳岳生君儒君儒生師正自岳至師正四世廬墓五世孫厚六世雅七世文八世敬真九世直十世宗明當慶曆初竊斲刻石表隧事聞仁宗詔復其家十一世用和十二世士明十

三世德又五十餘年而其家孝睦不替世業農無爲學者有臣
數十頃聚族百餘人子孫躬耕桑僅給衣食歷三百餘年無異
辭經唐末五代之亂而能保守墳墓骨肉不相離散人謂孝友
之報云

陳兢江州德安人陳宜都王叔明之後五世孫兼唐右補闕兼
主京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無子以從子襄爲嗣至鹽官令襄
生灌高安丞灌孫伯宣避難泉州與馬總善注史記後遊廬山
因居德安嘗以著作佐郎召不起大順初卒伯宣子崇爲江州
長史益置田園爲家法戒子孫擇羣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
解宗詔旌其門南唐又爲立義門免其徭役崇子襄江州司戶
襄子昉試奉禮郎其家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每食必羣坐
廣堂下至畜犬百餘亦置一槽共食一犬不至羣犬皆不食上

下媼睦鄉里率化爭訟稀少所延四方士肄業者多歸焉宋平
江南從知州張齊請仍免其役太平興國七年運使張齊賢又
奏免雜科昉弟子鴻鴻弟卽就也淳化元年知州康戢言就家
食不足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後就死從弟旭益守家法相
率以儉每歲止受其半雖歲儉穀貴不肯見利忘義爲罔上之
事以邀善價至道中遣內侍裴愈就賜御書遺言孝友謙讓近
於淳古太宗嘗對近臣言之叅政張洎因及不受貸粟事言其
閉門之內肅於公府歷世已遠孝謹不衰上爲嘆息祥符四年
命爲江州助教卒弟蘊主家事天聖元年繼爲助教卒弟泰主
之泰弟度從子延賞並舉進士度至太子中舍延賞職方員外

耶

洪文撫南康建昌人曾祖諤唐處州司倉參軍子孫衆多以孝

梯者稱六世義居室無異爨就所居甯湖北創書舍招來學者
至道中本軍以聞遣內侍裴愈齋御書百軸賜其家文撫遣弟
文舉詣闕謝太宗飛白大書義居二字以賜之命文舉爲江州
助教三年八月又詔表其門自是每歲遣子弟入必厚賜答之
後兒子待用登咸平進士至都官員外郎

胡仲堯洪州奉新人累世聚居至數百口構學舍于華林山別
墅聚書萬卷大設廚廩以延四方游學之士南唐李煜嘗授寺
丞雍熙二年詔旌其門仲堯赴闕謝恩賜白金器值州境旱數
復發廩減直以賑又用私財造南津橋太宗嘉之除本州助教
稍遷國子主簿致仕卒弟仲容字咸和淳化五年來賀壽寧節
召見試校書郎賜袍笏帶并御書公卿多賦詩稱美咸平三
年復至闕改大理評事屢被賜賚建本縣孔子廟頗爲宏敞後

邊光祿丞致仕天禧中特賜緋魚卒年七十九以猶子用訥爲
後詠校書郎弟克順端拱二年進士至都官員外郎三司戶部
判官從子用之用莊用舟並進士及第

郭琮黃巖人幼喪父事母恭順娶妻有子移居母室凡所欲必
親奉之與越州應天寺僧同斷葷殺絕飲酒者餘三十年以所
母壽毋年百歲耳目不衰飲食不減鄉里異之僧幼貧無以養
晨夕乞食以給母亦年百五歲至道三年鄉老陳贊率同里四
十人狀其事有詔旌表門闕除徭役 又長沙人畢贊仕郡爲
引贊更性至孝父母皆八十餘轉運使表其事詔解職終養
又秦興人顧忻十歲喪父以母病葷辛不入口者十載鷄初鳴
具冠帶率妻子詣母室問其所欲如此五十餘年未嘗廢離母
年九十餘無疾而終 又仁和人李瓊以鸞緡爲業事母至孝

夜常十餘起省母有時新求市倍酬其直詔皆旌之

李北大名宗城人性篤孝力耕事母卒後廬於墓所晝夜號泣負土築墳凡二代及諸族父母墓墓者皆盡禮築之經三年成六墳皆高丈餘平居不食肉衣帛不預人事遑遑然惟恐不及常以兄子賣藥自給天禧中知府張知白狀聞詔賜粟帛又應天府楚丘人侯義貧無產業備田以事母咸平中母卒力營塋事晝則負土夜則慟哭田主曹氏憐之資以餼糧踰年墳成瓜生其間異帶同本野鶴飛而不去有益刳其衣服既而知爲孝子悉以還之又建昌人江自登景德進士調鄞縣尉以父禹錫高年守節義不苟仕躬自教授父卒負土營塋廬於墓側藜羹芒屨晝夜號泣祥符初父常獻東封詩十五篇詔嘉美賜以粟帛歲時遣使存問及是轉運使以聞復賜帛粟及麥各二

十旌之

王樵字肩望涪川人博通羣書不治章句尤善老易與賈同李冠齊名學者多從之咸平中契丹遊騎渡河舉家被掠樵卽棄妻入莽丹訪父母累年不獲涕泗徬徨若無所容還山東刻木招魂以蓋立祠畫像事之如生服喪六年哀動行路又爲族屬尊行次第成服北望嘆曰身世如此烏可自比於人遂與俗絕自稱贅世翁以談兵擊劍爲事屢遊塞下以策干何承矩耿孳求減遼復讐不用乃於城東南隅累磚自環謂之蘭室銘其門曰天生王樵薄命寡智材不濟時道號贅世生而爲室以備不虞死則藏形不虞乃備病革入室自掩戶卒治平末職方郎中向宗道知涪卽其地立祠刻石以記

張觀字思正絳州人天性至孝謹愿好學有鄉曲名登第授將

作監丞通判解州坐失舉鹽池吏贓降監河中府稅復通判果
州改秘書郎時父居業方爲州從事上書願以官授其父其宗
嘉之特改京官仁宗卽位累遷至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左司郎
中給事中時星流地震雷發正月詔求直言卽謂承平日久政
寬法慢用度漸侈風俗漸薄以致災異因上知人嚴禁尚質飾
川四事會河北大雨水又條七事導積水以廣播種緩催欠以
省禁錮寬刑罰以振淹獄收逃田以募歸復罷工役以先急務
止配率以阜民財通商旅以濟艱食拜同知樞密院事父官至
太府卿嘗過洛陽喜其山川風物頗得終老于此觀乃買田宅
營林榭以順適其意早起奉藥膳畢後出視事未嘗一日或廢
趣尚恬曠持廉少欲凡書必爲楷字無一行草類其爲人上賞
其節操飛白書一清字賜之然於吏事非所長康定中議黜鄉

兵不決與王驥俱罷爲資政殿學士禮部侍郎知相州徙澶州
河決孫陳埽及浮梁州人大恐親躬率卒徒增築之隄完水亦
退徙鄆州言舊法京東通安邑鹽禁瀕海私煮利之所在雖日
殺于市恐不能止請弛禁以便民歲免黥配不可勝計歷知應
天孟州河南以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念父高年多病請便郡
爲觀文殿學士知許州拜左丞父喪哀毀過度旣練而卒贈吏
部尚書諡文孝

彭乘字利建華陽人少好學以純孝稱州里第進士與同年登
相國寺閣衆咸暢然有宦情之樂乘獨瞻戀鄉闕顧曰親老矣
安能舍晨昏之奉而圖一身之營乎翼日奏乞侍養授漢陽軍
判官以歸久之有薦其文行者召試館閣校勘固辭還家後復
除鳳州團練推官天禧初寇準薦改天平軍節度推官預校正

南北史隋書改著作佐郎遷秘書丞集賢校理懇求便親得知

晉州

蜀人得守鄆郡自乘始

州人鮮知學乘爲興建教育其子弟父卒哀

毀旣葬廬墓有甘露降于桀柏人謂孝感服除知荆門軍改太常博士召選尋出知安州再遷夔州路轉運使會土賊田忠霸誘下溪州蠻將內寇乘大集邊吏勒兵下山以備賊遁去因遣人間之其黨斬忠霸夷其家召修起居注擢知制誥拜翰林學士領吏部流內銓三班院爲羣牧使有疾仁宗勅太醫診視賜以珍劑卒賜白金詔一子給休終喪爲人質重寡言不喜事生業聚書萬卷手自刊校蜀中所傳書多出於乘

周堯卿字子俞道州人警悟強記以學行知名年十二喪父哀戚如成人不欲傷母意見則抑情忍哀母異之曰是兒必能知孝養矣及長果如其言母卒倚廬三年雖疾病不御酒食旣塋

有慈烏百數銜土集隴上以爲孝感後登天聖進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叅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移通判饒州其於昆弟尤篤友愛爲人簡重犯而不校慢已者輒禮以愧之祿雖薄必以周宗族朋友罄而後已爲學不專傳註辨詩毛鄭得失謂毛之傳欲簡然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然或遠於性情非以意逆志也是可以無去取乎學春秋由左氏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異同均所不取聖人之意豈二致耶莊周善言理未至於窮理故好惡頗謬於聖人孟子善言性未至於盡性故惟聖人能盡已之性盡物之性以與天地參其講解議論皆類此慶曆五年卒年五十一有詩春秋說各三十卷文集二十卷七子論莊州司理參軍說歸安主簿

張揆字文裕歷城人父蘊咸平初監淄州兵契丹入寇游騎已

至人將樂城緝拔刀遮止於門力治守備騎乃引去郡守掠爲已功蘊不與校挾幼篤孝父病刲股肉以療第進士知益都縣小民賦稅不責里胥催督皆以時入石介獻息民論請以爲法丁內艱值時隆寒徒跣舉柩叩首流血與兄揆廬墓左明道中京東盜起中丞范諷薦知掖縣遇旱火奏除租稅改通判永興軍爲樂賢校理四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宦者罔士良爲鈐轄多撓帥惟用危法中軍校挾直之而劾士良抵其罪英宗登極入判太常司農寺累官戶部侍郎致仕卒年八十爲人忠篤誠懇既老益康少從劉潛李冠游及死率里人塋之置田贖其孥性友愛事於如父理家必諮而行鄉黨矜式之

李載字伯熙魯陽人自少苦學登進士調冀州推官擢知冠氏縣呂夷簡薦其才移知齊州改常州載性篤孝侍母疾衣不解

引前錄 卷一百九十一
帶至病亟不能食飯亦不食母強食之凡歷州縣六皆以寬厚
稱官至光祿卿提舉仙源觀卒年七十四

徐積字仲車山陽人孝行出於天稟三歲父石死旦旦求之甚
哀積率經數涕淚不能止事母盡孝朝夕冠帶定省從幼受學
所居一室寒一裘啜菽飲水凡僦遺皆弗受及壯應舉不忍捨
親載與同行登進士舉首許安國率同年生入拜人以為榮恐
貽父名終身不用石器行道遇石惕然傷於心不忍加足其上
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悲慟嘔血廬墓三年臥苦枕塊衰經
不去體嘗雪夜伏墓側哭不絕音學士呂溱過聞為之泣下曰
使鬼神有知亦當垂涕歲甘露降兆域有杏兩株合為連理終
喪不忍徹几筵起居饋獻一如平生中年有贖疾屏處窮里四
方事亦莫不知有客從南越來與論嶺表山川險易鎮戍疎密

口誦手畫若數一二客嘆曰不出戶而知天下徐公是也自少及老日作一詩爲文率多腹藁口授其子居鄉以廉稱人有爭訟多就取決州上其道義文學顯於東南詔賜粟帛元祐初近臣合薦宜在所表以爲楚州教授每升堂調諸生音講聞者欽祗敬聽轉和州防禦推官改宣德郎監中岳廟卒年七十六政和六年屬諡節孝官其一子學者稱爲節孝先生

徐中行臨海人始知學聞胡瑗之教將往從焉至京師謁范純仁薦于司馬光謂斯人神氣清和可與進道會福唐劉彛赴闕得瑗所授經熟讀精思攻苦食淡不燼不扇不枕者踰年乃歸葺小室竟日危坐所造詣人莫測也父死跣足廬墓躬耕養母推其餘力塋內外親及州里貧無後者十餘喪晚年教授學者自酒掃應對以逮于天下國家不失其性不越其序而後已其

友羅適持節本路舉以自代崇寧中郡守李諤以八行薦值章
蔡柄國每聞命輒淚下盡燬其所爲文幅巾藜杖往來委羽山
中有詰其避舉邀名者謝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以八行
舉則彼不被舉者非人類與吾正欲避此名非要名也客慚而
退陳雍謫台州聞其名錄其行事謂與徐積齊名子庭槐庭蘭
庭筠亦有父風庭筠童卯有志行事父兄孝友天至居喪毀
甚旣免猶數年不忍娶赴省試時秦檜當國以中興頌爲題嘆
曰此豈歌頌時耶遂不第人或尤之答曰吾欲不妄語敢欺君
乎黃岩鄭伯熊請益對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願安時處順主
張世道伯熊受其言迄爲名臣適應詔格舉人五上春官者予
岳祠所親咸勸愛辭曰吾嘗心非岳祠冗祿無用可躬蹈耶其
學以誠敬爲主居無惰容喜無戲言不事緣飾不苟戚否聞人

片善記其姓名或遇飢凍不吝解衣推食已居僻處未嘗戚戚
尤褻嘗遺書禮忽一日巾車訪舊倘徉幾月歸感微疾端坐而
逝年八十五鄉人崇敬之以其父子貞孝稱之曰二徐先生淳
熙間朱熹行部拜墓下大書有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題詩表
之有道學傳千古東既說二徐之句孫日升復苦學有守徐氏
凡六世詩書不絕

陳烈字季慈侯官人性介僻篤於孝友居親喪勺水不入口五
日自壯及老奉事如生學行端飭動遵古禮平居終日不言御
童僕不苟里中人敬之冠婚喪祭請而後行從學者嘗數百人
父兄訓子弟必舉烈言行以示仁宗屢詔不起自言伊尹守道
呂望沉晦今天子仁聖好賢有湯文之心豈無先覺如伊呂者
乎或有勉其任者答曰吾學未成也公卿大夫郡守交稱其賢

嘉祐初除本州教授歐陽修又薦召改國子直講皆不拜元祐
初申薦之詔從其高尚明年復除教授在職不受廩俸鄉里間
遺餼毫無所取家租有餘則推以濟貧乏卒年七十六

孫侔字少述真州人少與王安石曾鞏遊名領時鞏早孤事母
盡孝志於祿養故屢舉進士及母病革自誓終身不求仕宦江
淮間士夫皆敬慕之劉敞言其孝悌忠信足以扶世矯俗英宗
以爲揚州教授固辭不就辟入永興幕府亦辭沈遘王陶韓維
連薦授忠武軍節度推官常州判官皆不赴安石旣相過與相
見待之如布衣交卒年六十六初與王回王令常秩皆有盛名
回令不壽秩隱不終惟侔始終不易其節

杜誼字漢臣黃巖人性至孝以父性剛嚴失愛惴惴不自容每
伺顏色而後進止及喪號慟聲徹晝夜勺水靡嘗者累日旣葬

徒跣負土爲墳，跋涉塘湖，幾至沒胔，非大雨雪，不少休，手足破裂，以漆塗之，每覆一杵，必三匝旋繞，號而後去。菱舍落旁，日飯一盂，未及茹，常遇大水，巨石推走，傍山民田廬舍，漂沒殆盡。墓獨穹然，人謂孝感有司，狀其事，詔增加獎，生平敦厚，尚義有大志，不恤有無常，推以周貧乏，事族父，行甚謹，行亦愛之，後以祖垂象，磨入官，至贊善大夫，知永城縣，新文宣廟兩旁爲學舍，數十區，旦夕講學，汴渠多溺死者，歲捐俸收瘞之，父老稱述其政，爲不可及，遷梓州通判，卒于揆，纔十六，哭墓旁亦卒。

朱壽昌字康叔，天長人，父異守京兆尹，妾劉氏生壽昌，方娠而出，至數歲，仍歸父家，既長，以菴守將作監通判陝州，權知岳州，母子不相聞者五十年，壽昌宦遊四方，求之不置，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熙寧初，與家人訣，棄官入秦，不見母誓不生。

還行至同州得焉劉家氏有數子年已七十餘悉迎以歸京兆錢明逸以事聞詔還就官天下名聞其孝士大夫爭詠嘆之因求便養通判河中府數歲母卒居喪哀毀幾于喪明既葬有白鳥巢墓上撫同母弟妹益篤累知鄂州提舉崇禛觀至司農少卿中散大夫卒年七十生平勇於爲義喜周人急無所吝嫁兩孤女葬十餘喪蓋天性如此

趙善應字彥遠漢王元佐六世孫居餘于性純孝親病刺血和藥以進母畏雷聞有聲卽披衣走其所嘗寒夜遠歸恐扣門聲驚母露坐達明門啓而後入家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已製未服不更服一瓜果必相待其嘗母喪哭泣嘔血毀瘠骨立俯首柩旁聞雷聲輒起側立旣終喪言及其親未嘗不揮涕生朝必哭于廟父終肺疾及母以卵生終身不忍食祭亦不用諸肺鬼

臨爲羞嘗經靖康喪亂聞四方水旱憂形于色江淮有警報輒
流涕不食同僚強以宴會悵然曰此寧樂伏時耶衆爲之罷宴
故人孤女貧無所歸聘以爲子婦有同儕死不克塋子備食他
所善應馳往哭之歸其子予以已費塋焉道見病者爲收恤至
躬煮藥餌歲侵減半食以餽飢者懼百蟲遊螿失所夏不去草
冬不破壤晉陵尤哀亟稱之曰古君子官終修武郎江西兵馬
都監丞相陳俊卿題其墓曰宋篤行趙彥遠之墓子卽汝愚

毛洵字子仁吉水人父應倫通判太平母高氏洵登天聖進士
再中拔萃科性至孝凡守四官再以親疾解任執藥調膳嘗而
後進或三月不之寢室及喪負鍾荷土爲墳手胝而黔親衣至
不能識廬於墓側朝夕哭踊凡二十一日食裁脫粟諸生請問
經義對之流涕以毀抱疾歸數日而卒兄洵字文祖亦以哀毀

卒于池陽舟中郡守以孝聞與同縣李倚楊蒲同賜米帛 儻
字彥良弟衡字平國同乳而生二歲喪母十歲喪父每以親不
逮事爲恨政和中改葬其母於陽山兄弟負土成墳廬于墓左
產木一本兩幹高丈許復合于一至其末乃分兩幹五枝人以
爲瑞 蒲字文卿性至孝每市酒肉以奉二親未嘗及妻子紹
興五年大飢負米百里外遇盜奪之慟哭獲免

郝戴字伯牙石州人家貧竭力營養或憐之貸以錢使取息日
贖留不用復返之登進士調宛丘縣尉轉舞陽簿遷通山令以
父憊應舉不第上書請致其仕以求父官執政論之曰不久可
升朝籍榮及親矣乃留妻子於家獨奉父行得太子中允未至
家而父卒舂土造塚有助之者不聽服除藩府交辟呂公著辟
爲奉寧軍推官及涇原經畧皆不肯起辭曰向所以仕欲官及

規今無及矣。姻族或語其妻聶氏使勸之，亦曰：「吾不德，無以助君子，矧敢強其所不欲，以累其高哉！」聶事舅姑，亦能以孝著。歿，卒，司馬光銘其墓。

孔攸字寧極，先聖四十六代孫，隱居汝州龍興縣龍山之澗陽城，有田數百畝。運歲饑，分囷不足，聞人之善，若出于己，動上必依禮法。環所居百餘里，人皆愛慕之。見攸于路，輒歛衽而避。父葬，臥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十輩近臣列薦授秘書郎，致仕居數年，召爲國子直講，辭不赴。就遷光祿寺丞，起知龍興縣，卒。贈太常丞。生平性孤潔，喜讀書，循理人，慮其居山射，虺可畏，答曰：「無心則無所畏。」晚年惟玩周易老子，他書不復讀。爲太玄圖，張壁上，外列方州部家，而規其心中空之，以見所謂寂然不動者，與己無異也。

鄭綺浦江人少讀書通春秋穀梁學治家肅睦九世不異爨四世孫德珪德璋兄弟孝友天至豈聯几案夜同寢榻德璋素剛直與物多忤仇家陷以非罪會逮揚州德珪哀其見誣陽語曰彼欲害吾約預爾事我往則得白因卽治行德璋追至諸暨道中相持大哭爭欲就死夜半德珪從間道逸去追至廣陵則已斃於獄德璋慟絕者數四負骨歸葬廬墓再期每一悲號烏鳥皆翔集不食幼子文嗣病僕德璋鞠之如已子

唐伯虎字長儒丹陵人與弟庚字子西治易春秋皆有法方居母喪父遊瀘南伯虎忽夜半夢父書亟來二字驟然心動曰父必有他患蹴庚奉奠朝夕吾趨瀘南庚未及應奮曰吾計決矣遂起裝程黎明走僦舟遇江漲客舟皆艤岸不敢動伯虎坊徑堤上有漁者持小艇至伯虎啗以利不應遽躍入艇中漁者不

得已乃行二日半至瀘父果病甚見之大驚問故具告之嘆曰
天告汝也疾少間具舟侍父以歸居無何疾復作遂卒時人以
爲孝感元符中以貢舉事繫臨邛獄語連庚并械吏逾年掠治
無完膚其詞確然一不及庚故獄久不決會赦得免伯虎性真
率人多易之至是服其孝友爲不可及云

歐陽守道字公權初名異字迂父吉州人以德行稱少孤貧自
力於學里人聘爲塾師以無資養母不肯食肉主人覺之爲設
一器先以奉母然後食見者無不嘆息年未三十翁然爲鄉郡
儒宗登淳祐進士授雲都主簿母憂服除調贛州司戶江萬里
聘主白鷺洲書院又副湖南吳子良嶽麓書院山長以萬里薦
爲史館檢閱召試授秘書正字安南陳日照傳位其子求封太
上國王守道議以爲太上者漢高帝以尊其父累代未之有改

宜許太爲老字如南越尉佗自稱蠻夸大長老例或去上字存
太字如周禮太宰太史太卜太祝太樂太僕之類從之遷校詩
郎兼景憲府教授轉對言欲天下家給人足必使中外臣庶無
復前日言利之風而後風化可行吾欲化之以儉而彼不爲儉
惟有甲宮室非飲食化之以廉而彼不興廉惟有不貴難得之
貨不厚無益之藏俄以言罷徒步出錢塘門惟書兩篋而已尋
聞理宗遺詔與其徒相向哭踊僮奴孺子皆爲悲哀咸淳三年
特旨與祠會少傅呂文德舉賢才凡九十六人守道預焉添差
通判建昌軍以書辭不聽久之由著作郎兼崇政殿說書經筵
所進皆切於當世務上爲動色終都官郎中著有集若干卷

劉庭式字得之齊州人居鄉卓立能人之所難能未第時議娶
里人之女已通媒妁尚未納幣甫及笄女忽以疾喪明兼家貧

奏有勅別選右族或納其幼女者庭式不肯

謂備載弘道錄

後官密州

通判監太平觀老于廬山絕粒不食目弈弈有紫光步上下咬

坂如飛以高壽終

劉愚字必明龍游人幼警敏力學入太學有聲受業甚衆御史

柴瑾祭酒顏師魯博士林光朝器重之瑾每奏對稱上意必曰

臣各劉愚爲臣言師魯亦奏愚行義上每記之與妻徐氏有樂

鴻孟光之風徐在家時其母將以嫁姑子之富者徐泣不願遂

歸于愚居室中事機杼愚懷束修以歸必出書以示方信及上

舍釋褐第一教授江陵早晚爲諸生講說同僚相率以聽愚益

謙下與葉適項安世講論不倦每以隱居學道爲樂歲滿帥王

簡致書禮辟移安鄉令嚴實通賦寬期限民不見吏而賦自足

合歲歉常平賑貸不足出緡錢召糴他郡而收元直米價頓平

邑有范仲淹讀書地爲繪像立祠士競知勸諸司交薦改秩愚
雅不樂進遂致其仕丞相余端禮與舊召堂審不顧結廬城南
顏垣敗壁蓬蒿蕭然著書自適書禮語孟皆有解卒年八十三
故友門人私謚曰謙靖先生亦曰靖君鄉郡祠之子克凡蚤以
詩名葉適嘗稱其可繼陶韋

侯可字無可華陰人少篤志爲學及長倜儻不羈以氣節自許
輕財樂義急人之患憂人之憂尤篤朋友信義所交曰顏病重
無子可爲千里求醫水歸而卒顏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甫
歛而可至拊之乃瞑爲鬻衣相役襄其葬事有餽白金者顧顏
之妹未嫁舉以佐其奩具一日自遠歸橐中有儲適友人郭行
扣門稱父病亟醫者邀錢百千易廬不售可爲之惻然畧當其
數盡與之隨計入京里中贖金贖行義不可辭遇同行疾病或

不足者輒推以與曰此金所以資應詔者不可爲他利也疾未
瘳寧緩已程不忍捨去途中輟已馬與載徒步不辭關中往往
稱其賢孫河征儂得請參軍事奏功得官知巴州化城縣俗尚
鬼信巫而廢醫藥娶婦必資財有貧失婚期者可悉爲禁約違
者罪之風俗一變遷宜州判官邊帥使引數十騎按視夏境猝
與敵遇可分騎爲三多列疑幟環山徐行敵疑爲誘騎不敢擊
韓琦薦知涇陽說涇源羌酋輸地八千頃因城熟羊以撫之琦
上其功以言水利復鄭白渠得召對至殿中丞卒年七十四

王回字深父侯官人父平言試御史回與弟向字子直同字容
季皆敦行孝友質直平恕造次必稽古所爲不效小廉曲謹以
求名譽第進士爲衛真簿與時不合稱病退居潁川不求仕進
嘗作友論曰古之有達道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者人

之所必由也然而君之於臣以分定而從父之於子兄之於弟以天性而親夫之於婦以人情而合是雖欲自廢以理勢持之何能自遂故大而天下國家小而一家一室終身不可辭也其爲上者不敢不嚴爲下者不敢不勉世治道行則人能循義而自得世衰道微人猶顧義而自全間有不若亦無敢肆然視如路人此所謂理勢持之雖百代可知也若朋友親非天性合非人情從非分定舉天下之人羣而同別而異大道之行公於義者可致焉下斯而育其能及者鮮矣然而聖人所以崇之重之與此四倫並而爲一者蓋人有四肢所以成身一體不備謂之廢疾人倫缺一何以爲人聖人旣沒其意益廢於今則亡矣吾常處今之時欲復古之道其事甚難姑求其肯告吾過樂聞已過者與之交乎治平中薦爲忠武軍節度推官知南頓縣令下

而卒熙寧中常秩上其文集補子汾郊社齋郎

巢谷初名穀字元修眉山人父中傳以學谷多力好武藝應舉不第去遊秦鳳涇原間與韓存寶相善教之兵書熙寧中存寶爲河州將有功會討瀘州蠻乞弟邀谷至軍中問以籌策及存寶得罪就逮自度必死語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但妻子不免寒餓吾橐中有白金非君莫可致谷許諾卽變姓名懷金步往手授其子而還人無知者與蘓軾輔轍同鄉且素同遊處紹聖初軾轍以言謫嶺海平生親舊無復相聞谷慨然徒步訪之由眉山達梅州遺轍書曰我萬里懷公恒以死期不意白金不旬日必得相見死且無恨轍驚喜旣見握手相泣道平生逾月不厭時年已七十三多病將復見軾於海南轍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至儋數千里當復渡海非老人所宜谷曰我自視未卽

死公無止我聞其藁中無數千錢輒強資遣之舟行有婦寐寤
其藁裝以逃谷遂病死新州轍聞哭之失聲曰此非今之人古
之人也

列女

附

趙氏女

馬氏

范旺妻

陳堂前

晏氏

王氏

趙淮妾

趙氏

呂氏女

韓氏女

林同女

趙氏女貝州人生有殊色父舉學究王則反使人劫致欲納爲
妻趙日夜號哭慢罵求死賊以色愛不忍殺使人守之趙知不
脫給曰必欲妻我宜許我歸擇日禮聘方可賊信之許令暫歸
與家人訣曰吾誓不復見天日矣家人恐懼祈哀曰汝忍不爲
家族計乎趙氏陽應曰諾賊具幣帛盛輿從來迎氏談笑登輿
而去至州廨舉簾視之則已自縊於輿中矣賊亦知非其家所

使遂得免

范旺妻馬氏旺為南劍州順昌巡司軍校盜俞勝等作亂官吏皆散土軍陳望素樂禍與射士張滾謀舉砦應之旺叱曰吾事父母妻子皆受國恩廩食以活今力不能討更助虐耶凶黨怒剔其目而殺之一子佛勝年二十以舅問賊詐以父命召之至則俱死馬氏聞之行且哭賊脅而污之不從遂被支解事平馬氏死迹在地隱隱不沒邑人驚異為設像城隍祠歲時祭享紹興六年詔贈旺承信郎立廟號雙節

陳堂前漢州雒縣王氏女節操行義為鄉人所敬呼曰堂前猶私家尊其母也年十八歸同郡陳安節歲餘夫卒旁無伯叔祇有姑尚幼舅姑已老生事藉陳一身治家內外皆有法舅姑安之語曰若然吾子不亡矣訓子日新有成入太學年三十亦卒

二孫口綱曰綬成篤學有聞撫育諸甥無異己子親屬貧不能存輒收養婚嫁所周濟無慮百數里有故家甘氏質其季女於酒家堂前出金贖還之子孫遵其遺訓孝友儒業五世同居乾道九年詔旌其閭

晏氏汀州寧化人夫曾死守幼子不嫁紹定二年寇破寧化令佐俱逃土豪王萬全王倫結約諸寨以拒賊晏乃依黃牛山自爲一砦賊遣人來索婦女金帛晏召其山丁諭曰汝曹衣食我家賊求婦女意實在我汝念主母當各盡力不勝卽殺我因出家財首飾悉與之田丁感激晏自槌鼓使諸婢鳴金以作其勇敗去多所殺獲鄰鄉草家避難者日衆有不能自給者晏悉以家財助之與倫萬全共相倚角祈黃牛山爲五砦選少壯爲義丁有急則相應援賊屢攻不克所活鄉民老幼數萬知南劍州

陳韓遣人遺以金帛晏悉散其下又遺楮幣以勞五砦義兵名
其砦曰萬安事聞詔封恭人賜冠轂補其子承信郎

王氏夫家臨海人德祐二年元兵入浙東舅姑與夫皆死氏獨
被執主帥見其美欲內之氏號慟陽好謂帥曰若以吾爲妻妾
者欲令終身善事主君也今吾舅姑與夫死而不爲之服是不
天也不天之人將焉用之願請爲服卽滿惟命苟不聽我終死
耳不能爲若妻也主帥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帥還擊之行
至嵎縣青楓嶺下臨絕壁守者少鄰氏嚙指出血書字山上南
望慟哭自投崖下死其血漬入石間天陰雨卽墳起如始書時
至正中旌曰貞婦立石嶺上易名清風嶺

趙淮丞相葵從子李全之叛屢立戰功累官至淮東轉運使以
言罷德祐初起爲大府寺丞戊辰樹檟其妻長沙人逸其姓名

借在戍所兵敗俱被執至瓜步元帥阿朮使招李庭芝許以大
官准至城下大呼曰李庭芝男子死耳毋降也元帥怒殺之一
校俘其妾妾解衣中金遺校左右好語校曰妾夙事趙運使今
死棄尸江濱不獲葬妾誠不忍願往掩埋之當終身事相公無
憾矣校憐其言使數兵與如江上乃聚薪焚淮骨置瓦缶中自
抱持操小舟至急流仰天慟哭躍水死

趙氏吉州永新人歸于譚氏江南已附元永新復嬰城固守元
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費校中爲悍卒所獲欲汗
之不可卒臨之以刃罵曰吾舅死於汝姑亦從逝吾恨不能報
忍從汝耶遂與兒同遇害血漬於禮殿兩楹間凡入執爲婦人
與嬰兒狀愈久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沙石不滅又燬以熾炭
其狀益顯

呂氏女名良子晉江人父仲洙得疾漸殆女與妹細良焚香祝天拜禱願以身代特中夜翠鵲遶屋飛噪仰視空中大星熠耀如月者三翼日父遂瘳太守真德秀嘉之表其居曰懿孝

韓氏女字希孟巴陵人少明慧知讀書善爲詩開慶元年方十八元兵至岳陽爲卒所掠將挾以獻其主女知必不免竟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尸於練裙帶上有詩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藻一朝嬰禍難失身戎馬間寧當血刃死不作衽席完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肝讀者哀之

林氏父同閩永福人官至監丞兄空齊史失其名舉進士歷知縣解官家居益王立福建招撫使劉全祖鄉人黃必大卽林家開忠義局起義兵復永福縣時王卽翁陽以福安送欵張世傑而陰約北兵旣至永福被屠必大亡命自經空齊噉指書壁云

生爲忠臣死爲義鬼。草間可活。吾不忍生。遂見執死之林氏。卽
全祖。妻有司執之令具反狀。氏叱曰。林劉二族。世爲宋臣。欲以
忠義報國。事不成。天也。何爲反乎。汝知去歲以血書壁而死者
乎。是吾兄也。吾與兄忠義之心則一。死且治汝於地下。竟不屈
而死。